

<<我在来生的路上等你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我在来生的路上等你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5978201

10位ISBN编号：7505978209

出版时间：2012-10

出版时间：张月 中国文联出版社 (2012-10出版)

作者：张月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我在来生的路上等你>>

内容概要

《我在来生的路上等你》导语：风停了。

潮水慢慢退去，四周显出了寂静。

他们大约走了五分钟。

在距窦德画画的地方约二百多米，平地上，躺着一具尸体，那是窦德。

他们都是渔民，向陆文婷述说经过，说他们在收拾晾晒的鱼干的时候突然发现水面上有个黑色的漂浮物。

他们打捞上来，认出那是窦德。

但那时的窦德已经没了呼吸，脸色青肿，肚内灌满了海水。

他们也曾给窦德做了人工呼吸，倒出了他腔内的水，但没有用，人已经死了。

他们又断定，窦德在水面上已漂浮了一段时间，海浪又一次次把他往岸上涌，像撞击其他物品一样让窦德的身体从崖壁上反弹回来，在岸边游来荡去。

<<我在来生的路上等你>>

作者简介

张耀，笔名张月。

已出版书籍：中篇小说集《灰脸儿》（物资出版社）、长篇小说《拼命》（物资出版社）、长篇小说《蠢斗》（九州出版社）。

<<我在来生的路上等你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一心动 / 001 二虫子尾巴似的红印儿 / 009 三在南方那个宾馆里 / 016 四离婚 / 027 第二章 五吻 / 034 六孤星冷月 / 043 七焦玉茹 / 052 八常三霞 / 058 九一米七二的身高 / 068 第三章 十忘情水 / 081 十一西门三里 / 090 十二当了厂长 / 099 十三老同学 / 104 十四和老同学结婚 / 111 十五郭景化 / 121 第四章 十六背叛 / 132 十七挽救 / 145 十八上次没打 / 161 十九厂长与会计 / 170 二十司炳兰 / 183 二十一土豆 / 192 二十二认了 / 200 第五章 二十三回家干什么呢 / 217 二十四看什么看 / 224 二十五画家窦德 / 235 二十六山里 / 243 二十七无人岛 / 250

<<我在来生的路上等你>>

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陸文婷看见赵国昌，心里总是要热一下，说严重了，那叫怦然心动！

她也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从哪儿来的，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

按道理说，热一下也好，怦然心动也好，都是不可以有的。

因为她已结婚七年，年龄也已三十二岁，孩子也很大了，自己丈夫呢，虽然不尽如人意，但还可以，也应该将就凑合着过下去。

许多人不是在说吗？

爱，怎么爱都可以，婚姻，怎么做都是错；一份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的婚姻其实就是将错就错，把这种错误进行到底。

陸文婷是会计，一拨账做完了，该向总公司报的报表通过电脑也报了，闲下来，便与对桌的出纳扯些家常，或者独自想些心事，电脑仍旧开着，任漂亮的魚在海底的假山和花草之间穿梭游荡。

赵国昌进来的时候，她先是注注地看着他，她有一个多月没有见到他了，上一次来，不知为了什么，赵国昌和经理老边吵了一架；在公司里，还没有人这么大胆，也少有人具备如赵国昌那样的资格，敢和自己的顶头上司吵架。

“赵工，今天怎么有空回来呀？”

陸文婷感到自己的注视有些失态，便站起来，但这站起来的动作同样有些失态，险些把桌上自己的茶杯碰翻。

“没钱花啦！”

“赵国昌说。”

边说边坐在沙发上。

这当然是玩笑话，他怎么会没钱呢，不过是顺便来领取他好长时间未领的饭费补助的。

“不用哭穷，我们不跟你借。”

陸文婷也凑趣地说。

赵国昌掏出烟来抽，然后从皮夹里拿出一枚精致小巧的印章，他抽烟很重，吸得很深；自己丈夫不抽烟，但陸文婷并不讨厌赵国昌喷出的烟气，甚至觉得那烟气里裹挟着一种很好闻的味道。

对桌的出纳姓田，叫田慧芳，是个刚大专毕业不久的姑娘，别看这小小的出纳，据说还是托了关系才坐进来的。

小田走过去，接过赵国昌手里的印章，然后打开保险柜，为赵国昌办理饭费补助。

赵国昌是成本核算员，工程一旦开工，他又是施工员，因此他是公司里最忙的人之一，更是无人可以小视的、具有真才实学的人物。

他没有上过大学，但却有着工程师的头衔，那是通过市建工系统专门考试以后认定的，国家也予以承认。

他骑了一辆大摩托，戴着头盔，长期在这儿、那儿的工地上奔波，皮肤略显粗糙，但却充满了活力。

三公司是市属建筑总公司旗下的一个分公司，与全国各地的建筑公司一样，实际在工地干活的没有几个再是本公司的人，几乎百分之百地雇用了外地民工或者干脆包给了另外的施工队，仅剩的几个，在做着管理工作，于是他们的吃饭便成了问题；与民工们一起吃吧太苦了，顿顿是馒头加菜汤，几乎一点荤腥也没有，单给他们开个小灶吧又不值得，只那么几个人，施工员，材料员，保管员和项目经理，于是公司决定每天给十元补助，让他们在吃饭问题上各行其便。

陸文婷也很奇怪，赵国昌身上怎么就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吸引力呢？

包括他的说话和他的笑声，都散发着一股似乎让人无法逃脱的磁性。

估计他也是一米七八左右的个头，和自己丈夫差不多，但年龄比自己丈夫还大一岁，今年三十五了，难道他的相貌超好？

倒也不见得，若单论相貌，自己丈夫可说是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材！

不过赵国昌也有一本难念的经，他的夫人本来是个中学教师，但瑜伽练得特别好，又经过专门的训练，后来就到加拿大去了，一面教汉语一面当起了瑜伽教练，据说工资和待遇颇丰，已经去了二年，也就是说二年没有回来了，后来把孩子也带走了，直到现在……是不是因为这？

<<我在来生的路上等你>>

乘人之危？

乘虚而入？

陸文婷突然想到这儿……陸文婷呵陸文婷，难道你是轻浮的女人？

难道你想做个轻浮的女人？

那不是轻浮，那是贱！

不要说实际去执行，就是想一想也不应该，就是编成电影电视剧也是俗而又俗的一套！

要命的是这个人对自己也颇有好感，这一点陸文婷早已察觉到了。

就在她脑子里反复把自己丈夫拿来对比的时候，赵国昌收起现金，忽然说：“陸会计总是那么漂亮！

”赵国昌说这话的时候目光一点也不避讳，就那么直直地望着她，脸上挂着诚挚而大胆的笑意。

陸文婷知道他是认真的。

陸文婷当然长得不难看，这一点她自己同样知道。

特别是那体形，若按三围标准来衡量，恐怕一千个人里也不准挑出一两个。

但她摒住呼吸，让自己矜持一点、再矜持一点，说：“什么漂亮，往四十数的人啦……”“三十二岁，”赵国昌张口说出了她的年龄，并且毫不客气，“你才比我小三岁，可是像二十五、六岁一样。

”说完，赵国昌开朗地哈哈大笑。

赵国昌的笑并没有嘲笑、否定的意思，他是欣赏和赞扬。

于是陸文婷脸红了，心跳似乎也加速，她想掩饰，但怎么掩饰？

脸因为发烧才红。

“陸姐的确很有气质！

”旁边的小田搭了一句，却有讨好的意思。

“不但有气质，而且清高。

”赵国昌说。

说的时候他同样看着陸文婷的脸，似乎问她：“是不是清高？

”陸文婷在网上看见，说一个人的孤独感和忧郁的心情表现出来，便是一种很超群的气质。

她承认自己有这气质，但她不承认自己清高。

于是急急地分辩说：“我清高吗？

我清高吗？

”“腹有诗书气自华，陸姐清高一点是应该的。

”小田又在讨好。

其实她哪有什么“诗书”，平时只不过爱看看画、翻翻书罢了。

“不是大家闺秀，也算小家碧玉。

你那腹有诗书是从网上看来的，我这话也是网上看来的，反正我们都不看书。

”赵国昌又毫不客气地说。

然后他站起身，要走。

“给赵工沏杯茶。

”陸文婷对小田说，她自己不好意思，却命令小田。

她的目的是让赵国昌多留一会儿。

“不了，”赵国昌说，“我得去看看库里的东西。

”果然他无事不来，是因为工作才顺便领取他的饭费补助的。

也难怪，工地上忙，自然他更忙。

按理说，赵国昌去看库有小田陪同就可以了，库房钥匙也在小田这里，但陸文婷伸手向小田要过钥匙，关了电脑，径自随赵国昌去了。

市建总第三分公司的办公地点是个不大的二层楼，这里原是交通管理部门的一个什么单位，后来有了新地方，搬走了，现在楼上是个私人的小公司，一楼便是三公司的办公室，他们统统算租用交通局的房子。

楼下一共大小五间，会计室，經理室，会议室，还有一间小小的食堂，供公司的几个人以及来公司办事的人临时吃饭用，再靠边上的，便是一间库房了。

<<我在来生的路上等你>>

赵国昌望望经理室，门锁着，问：“老边他们不在？”

“陆文婷说不在，都下去了。”

打开库房门，里面存放着搭交手架用的铁管、管卡子，以及成堆成捆的防护网和苦渣土用的网布。赵国昌逐类看了看，用手提起一根铁管，又放下去，发出“当”地一声脆响，那响挺吓人，然后赵国昌说：“够了，明天我让他们来拉。”

“二包的建筑公司时常缺少这类东西，他们租用一根铁管每天租金一角，管卡子却是每天两角，那是易损件。”

出纳小田兼管着这本数量账。

陆文婷让赵国昌回去洗手，赵国昌没言语，只回头看着她，边在网布上把手抹了抹，边对她说：“天凉了，注意身体。”

“陆文婷也不知自己冷不冷，但她打了一个吸溜，身子又摇了一下，有点故意。”

赵国昌说：“还是冷，应该多穿点儿。”

“陆文婷看着自己的脚尖儿，另一只脚在来回搓动，显出一个三十岁出头女人特有的矜持和腼腆。”

赵国昌又说：“难为你了，老陈长期在外面跑，你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……孩子快上学了吧？”

“陆文婷说：“已经上了，她今年都六岁了。”

“走啦！”

“赵国昌说着，往出走。”

“赵工，你怎么样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夫人还没有回来吗？”

“赵国昌沉吟了一下，说了句：“冷战。”

“陆文婷明白“冷战”是什么意思，便也不好再往下问。”

这个女人，也真是的，外国就那么好吗？

你眼前的这个人又怎么不好？

这院子也不大，窄窄的一条儿，办公室前面只够停放几辆小车。

而且，这楼没有厕所，不知当初是怎么设计的。

小田正出门上厕所去，所幸厕所不算远，距院内不足百米，而且街道派有专人打扫卫生，也还算干净。

陆文婷没锁库房门，便随赵国昌走到院中停着的一辆大摩托前，拍拍那坐子，说：“多穿点儿的应该是你，每天骑它不冷吗？”

“赵国昌说：“没事，习惯了。”

“陆文婷又说：“怎么还不换四个轱辘的？”

“她说完这句觉得后悔，记起自己曾两次问起这问题，赵国昌回答得很清楚：在工地上来回跑，没车不行，自行车也不行，太慢，汽车更不行，不方便，上下班的时候还要经常受那堵车的苦。”

此时只有摩托车才显示出恰到好处的优越性，他可以穿当、钻空儿，超到汽车长龙的前面去；而不是故意不买或者没钱、买不起汽车。”

一进院的地方停了一辆小“奥托”，那是陆文婷的，开了二、三年了，赵国昌指指说：“你应该换了，现在有几个还开奥托？”

“没钱，你借我？”

“陆文婷红着脸，知道自己是开玩笑。”

赵国昌停住摩托，一只脚点着地，回过身说：“什么时候用、用多少，说话！”

“好痛快，好认真，令人感动。”

赵国昌走了，大摩托突突冒出一溜青烟。

回到屋里，电脑显示屏上依然跑动着鱼，陆文婷像个大姑娘似地低着头，抠弄自己的手指头。

那个女人怎么了？

肯定在国外有了自己相好的，否则不能二年不回来。

他也真是的，不会去加拿大找吗？

<<我在来生的路上等你>>

现在出国也很方便，工作重要，家庭生活也重要呵！

这么僵持下去……要出事的。

哎呀呀，瞎想些什么呵，你管人家干什么？

自己的事还管不过来……自己很纠结。

也许自己的命不好，也许错就错在别人认为、她自己也认为自己有什么“气质”上。

其实什么“气质”呵？

只不过她对艺术有些喜好，有些“浪漫情怀”，平时喜欢读些诗，也喜欢欣赏画，比如网上席慕容的诗、仓央嘉措的诗；比如李自健、吴瑞发等人的油画，还有赵国经、王美芳等人的工笔画，她都喜欢。

读着那些诗，欣赏那些画，自己为之感动，眼睛也常湿润着……但这又有什么错？

有什么不好？

命运凭什么偏偏让她遇上这样一个三脚端不出个屁来的窝囊丈夫？

他表面上相貌堂堂，实际上是一锅半开不开、半热不热的乌嘟水，你和他讲八句话他不准回答你一句，你急了，和他吵，他躲开你，你不给他做饭，他就不吃，下顿还不做，他宁可到外面吃……而且，这个人没有上进心，让他考个工程师，他不考，让他换个工作，他也不换。

厂子效益不是太好，又是个乡镇企业，如果有了工程师头衔，今后无论到哪儿都会被人尊敬，报酬也会更多些。

按理说他有这个水平，工作六、七年了，理论跟不上完全可以学，而实际的工作经验你不比任何人差，然而这位丈夫顽固不化，死不抽茬儿！

出差回来，宁可睡大觉。

而自己，早已拿下了中级会计师资格证，现在正着手向高级会计师进军！

孩子的爸，你不羞得慌吗？

她想起她和他刚谈恋爱时的情景。

她是大专生，他也是大专生，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。

她已工作了两年，他工作了四年，她学的是经济管理，他学的是环境保护；他叫陈宗海，刚见到他的时候陆文婷觉得这个人满可以，一米七几的个子，话虽然不多，但却是一种低音，很雄厚，从胸腔里发出来。

相貌更是没说的，国字脸，身材挺拔，走路虽然慢些，但一步是一步，显得是那么坚实、稳重。

他也不怎么爱笑，但一笑起来便有一种感人的力量，让你充份感受到他的开心、快乐，让你甚至不得不跟着他一起笑，哪怕是对某件事情的嘲讽和不屑。

他们相识以后不多几天是情人节，陆文婷记得两人约好在公园门口见，但她等了二十分钟却不见陈宗海来，她生气了，要迟到也是女方迟到，哪有男方迟到的道理？

难道是故意拿一把？

刚要转身走掉，陈宗海跑步到了，手里拿着两束鲜花，一束红，一束黄，是玫瑰花。

陆文婷抑制住心头的高兴，呻怪道：“怎么才来？”

只要再过一分钟，我就走了。

”陈宗海说：“今天买花的人特别多，排队。

”陆文婷问：“怎么还有黄色的？”

”陈宗海说：“黄色是向你表示道歉，迟到了二十分钟，文婷，对不起。

”那时多好。

他多好。

三个月以后他们结婚了，双方的父母也无不表示满意。

陈宗海的父母身体康健，自己的父母也身体康健，所不同的是公婆都是工人，自己父母则一个是工人一个是大夫，其实也差不多，不在考虑范围之内，只要本人好比什么都好。

完全料想不到，短短七年时间他变成另一副样子。

他不再浪漫，不再送花给她，不要说烛光晚餐之类，生日的时候，连块蛋糕也没有！

他变得皮松肉紧，你喊他过来，他好像赴刑场，拖着个疲塌的身子，一步三摇……他更不爱笑了，

<<我在来生的路上等你>>

一旦笑起来满脸皱纹，眼角真像个大鱼尾巴，刚刚三十四岁，简直成了个半大老头子。他坐在电视机旁，似看非看，似走神非走神，你和他说话，说了三句，他问：“嗯？你说什么？”

”想起就气不打一处来。

就连他骑自行车的样子……不紧不慢，头和身子永远不动，像个木偶，看着让人心里发堵。不想了，越想越发堵。

离下班还有一个多小时。

小田上厕所还没回来，不知又和谁聊上了。

小田就是这街上的人，离家不过五、六百米，她每天走着来上班。

电脑显示屏上一直游动着五颜六色的鱼，**的小企鹅也总在右下角挂着，陆文婷也有几个网上“好友”，但她没时间聊天儿，不是不想聊，是没时间，总不能上班聊吧。

网上说，其实每个女人都想有个“蓝颜知己”。

什么叫蓝颜知己？

其实就是情人，就是精神出轨！

不管女人们怎么狡辩，或者不狡辩。

还有更难听的，说其实每个女人都希望自己看上的男人把自己强义了……真是难听得让人噁心。

以后少看，网上的许多话对人没好处。

小田回来了。

陆文婷难免不说两句：“这半天，又聊上了吧？”

”小田笑着说：“她们又传拆迁的事。”

”陆文婷问：“‘初级会计实务’那个盘你看了吗？”

还有一本‘经济法基础’，我看完了你看。

”小田很感激陆文婷对她的帮助和指导。

陆文婷不是心胸狭窄的人，同时，出纳是会计的徒弟也是约定俗成的事。

小田很听话，赶忙拿出一本会计知识的书来读。

手机又突然响了，是二公司会计打来的。

她们算不上是朋友，但同属一个总公司名下，办事的时候又经常见面，因此不是朋友也算朋友了。

“小陆，干嘛呢？”

”二公司会计也是女的，但比陆文婷年长三、四岁，姓庞，叫庞秀英。

“准备下班。”

”陆文婷回答。

“那个第七章第二节第二个问题里面，‘不征税收入’都指什么呀？”

我怎么不明白呢？”

”庞秀英问。

陆文婷平时叫她庞姐。

庞姐也在向高级会计师进军。

“不征税收入是从收入的性质和根源上说的。

不属于企业营利性活动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就负有纳税义务，也不作为应纳税所得额组成部分的收入。”

”陆文婷想了好一会儿，才一字一板地解释给庞姐听。

庞姐说：“我就这句不明白。”

”陆文婷很耐心：“下面不是写着吗？”

一，财政拨款；二，依法收取和纳入财政管理的，也就是指事业性收费，还有政府性基金和国务院规定的其它不征税收入等等。

”庞姐“啊”了一声说：“明白了，明白了！”

”小田看书，陆文婷没事可做，于是不知不觉又想起陈宗海来。

他前些日子又出差了，但这次出差为什么从这么长时间？”

已经一个多月了，竟然还不回来，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。

<<我在来生的路上等你>>

以前在外面三、五天就来个电话，一开始几乎每天都有电话，现在倒好，一次电话也不打。

你不打，我也不打，凭什么我非要主动打给你！

想起陈宗海，又接连想到了自己的工作。

为什么又想起工作？

因为这与“选择”有关。

她也许她不太适合做会计这一行吧，刚才说给庞秀英的那一段话，她曾背了又背、记了又记；是的，会计整天与各种数字和专业名词打交道，然而这与诗、与画及所谓浪漫情怀不但风马牛不相及，且又相互不容、甚至完全抵触。

但命运恰恰就让你选择了这样一份工作，这就好像婚姻和爱情，我们年轻，不了解婚姻和爱情的深刻与复杂，于是就选择了那样一位将你生生蒙蔽了七年的丈夫。

同样，我们年轻，不懂得对工作的选择其实比努力更重要。

有什么办法呢？

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曾说过：什么叫伟大？

坚持不懈地、重复而单调地做同一件事情，便是伟大。

那么既然做了会计，且已经做了好几年，就好好做下去吧，也应该好好做下去。

然而，陆文婷想，婚姻和爱情难道也是这样的吗？

既然错了，也要继续错下去？

这就叫将错就错？

以求得白头偕老？

<<我在来生的路上等你>>

编辑推荐

《我在来生的路上等你》编著者张月。

婚变，婚变，为什么总是变？

一颗躁动不安的心，一腔对理想追求的热情.....很多时候，以为自己终会拥有，拥有那从天而降也是命里注定的幸福，然而心房狂跳着将要接纳的时候，离失去也就不远了。

这是在说他自己，他的遭遇，更具体地说，是与陆文婷的遭遇。

<<我在来生的路上等你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